

# 苏轼的“绝命诗”

## ——读苏轼《狱中寄子由二首》

非飞鸟

在洪大的历史潮流面前，作为个体的人，渺小得像一粒微尘。无论你到底多牛逼，在大时代落幕之时，都毫无招架之力。大如亡国之君、小如普通庶民，概莫能外。

时间回溯到公元1079年，北宋最顶级的大文豪苏轼，因为对当时的变法颇有微词，写了几句“歪诗”，引起了皇权的不满，由此引祸上身。他的诗歌，被御史弹劾为“讪谤朝政”，于同年七月被捕，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监狱。这也就是历史上的“乌台诗案”。苏轼的银铛入狱，在今天看来，其实也就是“因言获罪”。这个罪名，在古时很为常见，这大约也是古代舞文弄墨者最大的“克星”。

在御史台监狱，苏轼面临生死危机。面对狱中的种种折磨，这位大文豪怕了，以为必死无疑，于是写了两首“绝命诗”，请狱卒带出去交给自己的弟弟苏辙。今天，我们读这两首诗，不禁让人动容、感慨万千，可以说是字字血泪、句句锥心。

其诗《狱中寄子由二首》如下：  
其一  
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  
百年未滿先償債，十口无歸更累人。  
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獨傷神。  
与君世世為兄弟，又結來生未了因。

其二  
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玕月向低。  
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  
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  
百岁神游定何处，桐乡知葬浙江西。

这两首“绝命诗”，一首写给弟弟，一首写给妻儿。

第一首是写给弟弟苏辙的。开篇写道：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”。或许是面临生死危机时，内心深处的一种自保机制被自动开启，苏轼在诗里，不敢有一丁点斥责朝廷的意思，而是“自然而然”地歌颂皇权，皇上乃天下之主，当然是生机勃勃的，只是自己不合时宜，因而是“小臣愚暗”。这是一种自保的无奈与无力！为什么这样无奈无力呢？一个人在皇权面前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自己死了就算了，搞不好还要连累家人、族人。虽然宋代没有明确的诛灭九族的法律，但稍有不敬，还是后患无穷。苏轼写绝命诗，一则为了自保，二则害怕连累家人。苏轼在诗里写道，“百年未滿先償債，十口无歸更累人”，深陷囹圄，他既惋惜自己，更牵挂身后十几口家眷的生计。重情重义的苏轼，一直以来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。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”他说，我死以后，到处青山都可以埋葬，但留下弟弟一人，却只能年年岁岁在夜雨里独自神伤了。紧接着，苏轼以血泪之言写出了来世再做兄弟的愿望，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”，这两句诗直白如话，却成为歌颂兄弟情谊的千古绝唱。他不敢奢求今生还能再见，只能盼来生有缘再做兄弟。

第二首则更为沉痛。“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玕月向低”，御史台的夜晚，寒霜弥漫，冷冰冰的脚镣手铐在风中叮当作响，让低垂的月光显得更加惨白凄凉。身在狱中，面对预想中即将到来的死刑，他诚惶诚恐，梦魂如受惊之鹿，魂灵如赴汤之鸡。“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”，苏轼夸赞其长子苏迈聪颖，只是遗憾无法与妻子一同抚育了，只能对妻子满怀深深的愧疚——生前妻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，

杀头，更没有被株连九族)。苏轼的这两首“绝命诗”送到弟弟苏辙手中后，苏辙读罢，泪流满面，立即上书神宗皇帝，愿“纳在身官以赎兄轼”。与此同时，朝野上下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已经退休闲居在南京的王安石，还亲自上书神宗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力保这个反对自己变法的“政治对手”。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为苏轼求情。甚至连神宗皇帝本人，虽然恼怒于苏轼的讥讽，却也颇为欣赏他的才华。据说神宗曾暗中派人去狱中观察苏轼，得知他在狱中鼾声如雷，便笑道：“朕知苏轼胸中无事矣。”最终，在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后，苏轼被释放出狱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限制了他的“权力”，要求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苏轼，经历“乌台诗案”，只是官职直接从正六品的湖州知州（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党政“一把手”），降为没有实权的县级武装部（或许还兼公安局部分职能）的调研员，实质上也就是妥妥地让他退居二线，虽然降了工资，被软禁在黄州，但也并不是没有好处，至少无需干事，衣食无忧。

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正月初一，万家团圆的时刻，苏轼在风雪中带着长子苏迈启程南下，前往黄州，时年四十四岁。来到黄州后，苏轼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。他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，后来又自己开荒种地，将那块地叫作“东坡”，而自己也索性自号为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
今天，读罢苏轼这两首“绝命诗”，我们不得不感慨，历史给苏轼一次“死亡危机”，而正是这场危机，给这位大文豪带来命运的转折。通过“乌台诗案”的生死考验，劫后余生的苏轼感慨万千，突然想通了很多人生道理，从此以后，他真正的勘破了“生死之门”。往后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，苏轼用身体力行完成了从“苏轼”到“苏东坡”的大蜕变，这个大蜕变，直接体现在其文学艺术之中。他先后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等等一系列照耀千古的篇章，由几年前那个“魂飞汤火命如鸡”的惊弓之鸟，逐步蜕变成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豪放旷达之士。

有人说，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，是天才的苏轼，锋芒毕露，才华横溢，但也因此招致嫉恨。而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，却是哲人的苏东坡，他依然热爱生活，却已将人生的无常看透，因此能够将所有的苦难都化为诗意，给后人以无限的人生启迪。

今天，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苏轼，读到这两首“绝命诗”，无不感慨人生的无常，命运的吊诡。我们明白了，生死确实是一件大事，但人面对死亡威胁时，不能轻言放弃，虽然死亡不可逃脱，但依然可以选择期待，或许可以像苏轼一样，用一首字字血泪的诗，与至亲约定来生。
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三起三落，被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一次比一次远，一次比一次苦。但他始终保持着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淡定和从容。晚年，他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这样总结自己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  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今天看来，那些仕途通达之地，并不为人所记；而那些贬谪之地，恰恰是他平生功业所在。因为正是在那些贬谪之地，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，成为不朽的苏东坡。

那么，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的我们，与东坡比起来，却是无比幸运。我们与东坡先生比起来，虽然身份卑微一些、渺小一些，但安安稳稳，不用担惊受怕。只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小市民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哪怕你业余也像苏东坡那样写几句“歪诗”，也不至于飞来横祸。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，你可以看看散文、诗歌，读读小说、历史，当然，也可以读读苏东坡。如果你对他感兴趣，完全可以通过阅读，在他的诗文中，把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的经历都漫游一遍，而且，安安稳稳、有益无害。

人总是微笑以对。对保洁员，对环卫工，对快递小哥，都是客客气气。在外就餐不会对服务员说重话摆脸色。窄道上两车相对，先倒车靠边让行的肯定是我。你对世界报以善良，世界才会善待你。你心怀美好，这个世界才会美好。遇到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人和事，不争，不吵，远离，忘记。”昨日怒目金刚，今天笑面佛陀。内心平和，人生就进入了审美状态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我便是世界，世界即我。从而达到古人讲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也是圣人说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通过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“我一直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。很多年前起，每年的第一天，必设定当年要完成的十个目标。每年的最后一天，必对照年初设定的目标看看完成情况。”这就是在做加法的阶段。

“但五年前起，我不再设目标了，年底也不检视目标完成情况了。年轻时事事都想做得最好最优先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慢慢信奉中庸之道，每个人将每件事做到中等偏上一点，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。”作者开始进入“做减法”的阶段。其实，从加到减，本是客观规律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人老了，饭量减少，口味减轻，朋友减少，应酬减少，声色犬马减少，名利欲望减少，喧嚣繁华减少，就连读书也在减少，年轻时追求博览群书，学贯中西，满腹经纶，技压群芳，到了老才知道，自己所学，不过沧海一粟，不足挂齿。翻遍汗牛充栋的藏书，真正有价值的书籍，不过数十本，甚至几本而已，很多大学者最后也都承认，人生真正可读书，不过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佛经》《圣经》而已矣！

一个人活得越简单，就越通透，越智慧。与世无争，凡事都不与人计较，用作者的话是：“对

杀头，更没有被株连九族)。苏轼的这两首“绝命诗”送到弟弟苏辙手中后，苏辙读罢，泪流满面，立即上书神宗皇帝，愿“纳在身官以赎兄轼”。与此同时，朝野上下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已经退休闲居在南京的王安石，还亲自上书神宗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力保这个反对自己变法的“政治对手”。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为苏轼求情。甚至连神宗皇帝本人，虽然恼怒于苏轼的讥讽，却也颇为欣赏他的才华。据说神宗曾暗中派人去狱中观察苏轼，得知他在狱中鼾声如雷，便笑道：“朕知苏轼胸中无事矣。”最终，在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后，苏轼被释放出狱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限制了他的“权力”，要求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苏轼，经历“乌台诗案”，只是官职直接从正六品的湖州知州（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党政“一把手”），降为没有实权的县级武装部（或许还兼公安局部分职能）的调研员，实质上也就是妥妥地让他退居二线，虽然降了工资，被软禁在黄州，但也并不是没有好处，至少无需干事，衣食无忧。

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正月初一，万家团圆的时刻，苏轼在风雪中带着长子苏迈启程南下，前往黄州，时年四十四岁。来到黄州后，苏轼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。他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，后来又自己开荒种地，将那块地叫作“东坡”，而自己也索性自号为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
今天，读罢苏轼这两首“绝命诗”，我们不得不感慨，历史给苏轼一次“死亡危机”，而正是这场危机，给这位大文豪带来命运的转折。通过“乌台诗案”的生死考验，劫后余生的苏轼感慨万千，突然想通了很多人生道理，从此以后，他真正的勘破了“生死之门”。往后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，苏轼用身体力行完成了从“苏轼”到“苏东坡”的大蜕变，这个大蜕变，直接体现在其文学艺术之中。他先后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等等一系列照耀千古的篇章，由几年前那个“魂飞汤火命如鸡”的惊弓之鸟，逐步蜕变成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豪放旷达之士。

有人说，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，是天才的苏轼，锋芒毕露，才华横溢，但也因此招致嫉恨。而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，却是哲人的苏东坡，他依然热爱生活，却已将人生的无常看透，因此能够将所有的苦难都化为诗意，给后人以无限的人生启迪。

今天，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苏轼，读到这两首“绝命诗”，无不感慨人生的无常，命运的吊诡。我们明白了，生死确实是一件大事，但人面对死亡威胁时，不能轻言放弃，虽然死亡不可逃脱，但依然可以选择期待，或许可以像苏轼一样，用一首字字血泪的诗，与至亲约定来生。
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三起三落，被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一次比一次远，一次比一次苦。但他始终保持着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淡定和从容。晚年，他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这样总结自己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  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今天看来，那些仕途通达之地，并不为人所记；而那些贬谪之地，恰恰是他平生功业所在。因为正是在那些贬谪之地，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，成为不朽的苏东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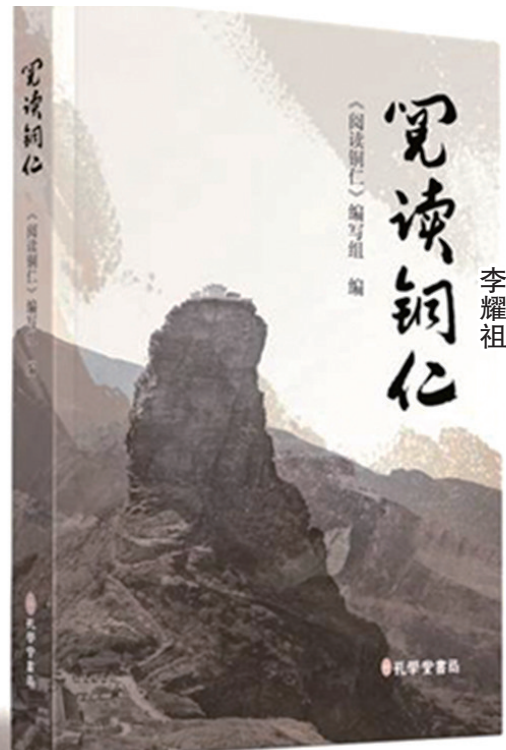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的我们，与东坡比起来，却是无比幸运。我们与东坡先生比起来，虽然身份卑微一些、渺小一些，但安安稳稳，不用担惊受怕。只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小市民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哪怕你业余也像苏东坡那样写几句“歪诗”，也不至于飞来横祸。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，你可以看看散文、诗歌，读读小说、历史，当然，也可以读读苏东坡。如果你对他感兴趣，完全可以通过阅读，在他的诗文中，把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的经历都漫游一遍，而且，安安稳稳、有益无害。

人总是微笑以对。对保洁员，对环卫工，对快递小哥，都是客客气气。在外就餐不会对服务员说重话摆脸色。窄道上两车相对，先倒车靠边让行的肯定是我。你对世界报以善良，世界才会善待你。你心怀美好，这个世界才会美好。遇到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人和事，不争，不吵，远离，忘记。”昨日怒目金刚，今天笑面佛陀。内心平和，人生就进入了审美状态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我便是世界，世界即我。从而达到古人讲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也是圣人说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通过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“我一直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。很多年前起，每年的第一天，必设定当年要完成的十个目标。每年的最后一天，必对照年初设定的目标看看完成情况。”这就是在做加法的阶段。

“但五年前起，我不再设目标了，年底也不检视目标完成情况了。年轻时事事都想做得最好最优先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慢慢信奉中庸之道，每个人将每件事做到中等偏上一点，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。”作者开始进入“做减法”的阶段。其实，从加到减，本是客观规律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人老了，饭量减少，口味减轻，朋友减少，应酬减少，声色犬马减少，名利欲望减少，喧嚣繁华减少，就连读书也在减少，年轻时追求博览群书，学贯中西，满腹经纶，技压群芳，到了老才知道，自己所学，不过沧海一粟，不足挂齿。翻遍汗牛充栋的藏书，真正有价值的书籍，不过数十本，甚至几本而已，很多大学者最后也都承认，人生真正可读书，不过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佛经》《圣经》而已矣！

一个人活得越简单，就越通透，越智慧。与世无争，凡事都不与人计较，用作者的话是：“对



# 读书有得

## 〔正宫·学士吟〕 读友人诗文有感

砺志坚

<首调>青峰下灞河烟树，育就个、铁铸筋骨。廿三龄、蹀起狂飙，折翅乌江深处。  
<么篇>棉风沐雨(挑)棘荆，暗把砚田耕铸。待春回、雪化冰消，(见)嫩笋铮铮破土。

耘耕深

<首调>舌耕人讲台拨雾，蘸心血、润泽学圃。辟新途、“大语(文)”①旗扬，墨浪掀翻暖宇。  
<么篇>蜡烛未冷窗纱，刻就文牋百部。更听它、卅载檐铃，(送)万燕飞出贵浦②。

铸篇纯

<首调>笔芒几似凿如斧，凿透了、夜幔石峪。写人生、“野岭”“深山”③，摞起诗城千础。  
<么篇>(着)素衣自费刊书，散作赠星流布。任浮名、避似寒蓑，(只)抱定真言沃土。

遗芬远

<首调>万书囊挤坍塌户，笑捐与、稚子学府。架如山、字字焯焯，照亮青春前路。  
<么篇>(纵)今朝卧榻南楼，(仍)不忘尚敲章谱。李桃成林映天衢，(是)皓月临江自矗。

注：①指杨德淮先生在思师实施“大语文”教学改革。②浦：指乌江。③指杨德淮先生著作系列之一。

## 西江月·诗入心

读杨德淮先生《与梁先生谈诗》《读诗》《诗韵》等词(《穷乡词曲联》)所悟。

文字纵如星汉，诗心自有桃源。柔风着意润华篇，灯下推诚相见。  
韵律岂成羁绊，真情何用雕鞍？青山绿水本天然，墨涌千秋画卷。

## 贺新郎·《阅读铜仁》抒怀

一卷黔东璨。启青编、雾锁千峰，浪击八面。忽见双龙出云断，雪瀑坠空飞练。劈峭壁、舟通楚甸。铁笔曾铭崖浸霰，更苔痕绣就烟霞篆。风雨荡，沧桑显。  
惊雷谷底忽奔电。记明廷、旌旗漫卷，九边虹贯。墨韵长凝山岳踞，犹照尘昏岁晚？看今古、星河恒灿。欲借辰涛帆千点，载铜仁浩气冲霄汉。天地映，怒涛卷。

## 一剪梅·《阅读铜仁》五阙

### “梵净灵山”赋

一卷灵山万古青。碑刻沧桑，笔走雷霆。云霞长绕最高峰，树也含情，雾也通灵。

墨迹斑斑带雨声。云外仙踪，字里霜晶。人间何必问蓬瀛？读罢烟岚，心已澄明。

## “两江挹翠”吟

两脉清波抱古城。山作银簪，水作青绡。千年舟影过重峰，载了盐粮，戏漾石矶。  
吊脚楼头月正明。石板痕深，雉戏腔浓。翻开一卷墨香凝，字里炊烟，纸上涛声。

## 感怀“武陵炊烟”

几缕炊烟透碧溪。山作弦柱，水作琴衣。千年碓面刻沧桑，歌荡云崖，戏漾石矶。  
墨润乡痕页页漪。鸾院灯青，箫管星移。展书忽见月明时，字渗茶馨，韵带耕犁。

## “黔东烽火”抒怀

烽火黔东血染旗。山矗丰碑，水记鸿题。木黄号角彻云霄，壮士魂归，赤子身栖。  
页卷翻腾战马啼。字涌风雷，墨染荆棘。百年薪火未燃熄，星耀晨空，霞映丹曦。

## “古韵铜仁”怀古

一卷铜仁阅百年。诗写烟岚，赋刻石峦。疏陈肝胆照冰弦，碑记清霜，笔涌澄泉。  
古韵穿云到眼前。山是琴台，水是诗笺。前朝星火种心田，字里寻春，墨外听禅。

## 西江月·读《桃源邻居》

键下千行字密，网中四季情牵。桃源无处不清谈，尽把心声递暖。  
病榻犹书肺腑，邻居且寄云笺。忘年交谊胜金兰，纵使关山未远。

弗羨世间荣耀，但寻笔底清平。此身惟愿作书生，只有丹心为证。  
陋室孤灯编卷，锦江碧水传情。百书付梓不求名，自守雪斋若镜。

## 谢师致我二百函

二百云笺墨尚温，连年教海刻痕深。批文每解西江月，赐稿常析点绛唇。  
韵海拾珠凭指路，书岩凿壁赖传薪。程门立雪情何寄？且把冰心付素琴。

## 悼思南文友任若绵

网上神交久，卢阳始识荆。诗承唐宋咏，曲继汉关情。两载切磋密，一朝星月倾。思南山水黯，掩泪慰遗灵。

# 从心所欲，不逾矩

## ——评马培军的《人生进入审美状态》

邓有民

人生，是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出生时小小拳头紧握，什么都想抓在手里不放；到死时，两手一摊，所有的东西只能放弃。生命，还是一个不断觉悟的过程，按照儒释道三家的理论，儒家的“悟”，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释家的“悟”叫“空”，即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道家的“悟”叫“自由”，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。因此，所谓“人生的三重境界”有多种版本，哲学家说，第一层是物质生活，第二层是精神生活，第三层是灵魂生活。这跟该文作者讲的“第一层求生存求温饱，第二层奔富奔小康，第三层次往两个方向发展：一种是骄奢淫逸，无限自我膨胀；一种是自律谦和，物质生活极简，对外发现美好、对内审视心灵，积聚精神能量，处处让人感到舒适愉悦，这便是人生中的审美状态。”

我早上看朋友圈，见到翟明总编在“推荐语”里提到，有文友盛赞该文是“退休人员的葵花宝典”，这样说他其实还没有“开悟”(开个玩笑)，因为作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该文“煲”成“心灵鸡汤”，他写的全是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如果亦步亦趋地学，不人“死胡同”才怪呢。当然，这是题外话，打住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通过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“我一直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。很多年前起，每年的第一天，必设定当年要完成的十个目标。每年的最后一天，必对照年初设定的目标看看完成情况。”这就是在做加法的阶段。

“但五年前起，我不再设目标了，年底也不检视目标完成情况了。年轻时事事都想做得最好最优先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慢慢信奉中庸之道，每个人将每件事做到中等偏上一点，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。”作者开始进入“做减法”的阶段。其实，从加到减，本是客观规律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人老了，饭量减少，口味减轻，朋友减少，应酬减少，声色犬马减少，名利欲望减少，喧嚣繁华减少，就连读书也在减少，年轻时追求博览群书，学贯中西，满腹经纶，技压群芳，到了老才知道，自己所学，不过沧海一粟，不足挂齿。翻遍汗牛充栋的藏书，真正有价值的书籍，不过数十本，甚至几本而已，很多大学者最后也都承认，人生真正可读书，不过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佛经》《圣经》而已矣！

一个人活得越简单，就越通透，越智慧。与世无争，凡事都不与人计较，用作者的话是：“对

人总是微笑以对。对保洁员，对环卫工，对快递小哥，都是客客气气。在外就餐不会对服务员说重话摆脸色。窄道上两车相对，先倒车靠边让行的肯定是我。你对世界报以善良，世界才会善待你。你心怀美好，这个世界才会美好。遇到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人和事，不争，不吵，远离，忘记。”昨日怒目金刚，今天笑面佛陀。内心平和，人生就进入了审美状态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我便是世界，世界即我。从而达到古人讲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也是圣人说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通过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“我一直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。很多年前起，每年的第一天，必设定当年要完成的十个目标。每年的最后一天，必对照年初设定的目标看看完成情况。”这就是在做加法的阶段。

“但五年前起，我不再设目标了，年底也不检视目标完成情况了。年轻时事事都想做得最好最优先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慢慢信奉中庸之道，每个人将每件事做到中等偏上一点，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。”作者开始进入“做减法”的阶段。其实，从加到减，本是客观规律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人老了，饭量减少，口味减轻，朋友减少，应酬减少，声色犬马减少，名利欲望减少，喧嚣繁华减少，就连读书也在减少，年轻时追求博览群书，学贯中西，满腹经纶，技压群芳，到了老才知道，自己所学，不过沧海一粟，不足挂齿。翻遍汗牛充栋的藏书，真正有价值的书籍，不过数十本，甚至几本而已，很多大学者最后也都承认，人生真正可读书，不过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佛经》《圣经》而已矣！

一个人活得越简单，就越通透，越智慧。与世无争，凡事都不与人计较，用作者的话是：“对

人总是微笑以对。对保洁员，对环卫工，对快递小哥，都是客客气气。在外就餐不会对服务员说重话摆脸色。窄道上两车相对，先倒车靠边让行的肯定是我。你对世界报以善良，世界才会善待你。你心怀美好，这个世界才会美好。遇到不喜欢甚至厌恶的人和事，不争，不吵，远离，忘记。”昨日怒目金刚，今天笑面佛陀。内心平和，人生就进入了审美状态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我便是世界，世界即我。从而达到古人讲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也是圣人说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通过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，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“我一直是个目标感很强的人。很多年前起，每年的第一天，必设定当年要完成的十个目标。每年的最后一天，必对照年初设定的目标看看完成情况。”这就是在做加法的阶段。

一个人活得越简单，就越通透，越智慧。与世无争，凡事都不与人计较，用作者的话是：“对